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系,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内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重別夢得

柳宗元

二十年來萬事同，
今朝岐路忽西東。
皇恩若許歸田去，
晚歲當為鄰舍翁。

元和九年（814），柳宗元和劉禹錫同時奉詔從各自的貶所永州、朗州回京，次年三月又分別被任為遠離朝廷的柳州刺史和連州刺史，一同出京赴任，至衡陽分路。面對古道風煙，茫茫前程，二人無限感慨，相互贈詩惜別。《重別夢得》是柳宗元贈給劉禹錫三首詩中的一首。

這首詩寫臨岐敘別，情深意長，不著一個愁字，而在表面的平靜中蘊蓄著深沉的激憤和無窮的感慨。「二十年來萬事同」，七個字概括了他與劉禹錫共同經歷的宦海浮沉、人世滄桑。二人在貞元九年（793）同時進士及第，踏上仕途，迄今已度過了二十二個春秋。二十多年來，他們在永貞改革的政治舞台上「謀議唱和」、力革時弊，後來風雲變幻，二人同時遭難，遠謫邊地；去國十年以後，二人又一同被召回京，卻又再貶遠荒。共同的政治理想把他們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造成了這一對摯友「二十年來萬事同」的坎坷遭遇。然而使詩人慨歎不已的不僅是他們個人出處的相同，還有這二十年來朝廷各種弊政的復舊，劉禹錫深深理解柳宗元的這種悲哀，所以在答詩中抒發了同樣的感慨：「弱冠同懷長者憂，臨岐回想盡悠悠。」他們早年的政治革新白白付之東流，今朝臨岐執手，倏忽之間又將各自東西，撫今追昔，往事不堪回首。「今朝」二字寫出了詩人對最後一刻相聚的留戀，「忽」字又點出詩人對光陰飛逝、轉瞬別離的驚心。「西東」非一般言別套語，而是指一去廣東連縣，一去廣西柳州，用得正切實事。

由于是再度遭貶，詩人似乎已經預感到這次分別很難再有重逢的機會，便強忍悲痛，掩藏了這種隱約的不祥預感，而以安慰的口氣與朋友相約：如果有一天皇帝開恩，准許他們歸田隱居，那麼他們一定要卜捨為鄰，白髮相守，度過晚年。這兩句粗看語意平淡，似與一般歌詠歸隱的詩歌相同，但只要再看看《三贈劉員外》中，詩人又一次問劉禹錫：「今日臨岐別，何年待汝歸？」就可以明白詩人與劉禹錫相約歸田為鄰的願望中深蘊著難捨難分的別愁離恨和生死與共的深情厚誼。身處罻羅1之中而嚮往遺世耦耕，是封建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碰壁以後唯一的全身遠禍之道和消極抗議的辦法。因此這「皇恩」二字便自然流露了某種譏刺的意味。「若許」二字卻說明目前連歸田亦不可得，然而詩人偏偏以這樣的夢想來安慰分路的離愁，唯其如此，詩人那信誓旦旦的語氣也就更覺淒楚動人。

這首詩以直抒離情構成真摯感人的意境，寓複雜的情緒和深沉的感慨于樸實無華的藝術形式之中。不言悲而悲不自禁，不言憤而憤意自見。語似質直而意蘊深婉，情似平淡而低徊鬱結。蘇東坡贊柳詩「發纖穠于簡古，寄至味于澹泊」，這也正是這首小詩的主要特色。

（葛曉音）

河湟舊卒

張喬

少年隨將討河湟，
頭白時清返故鄉。
十萬漢軍零落盡，
獨吹邊曲向殘陽。

湟水源出青海，東流入甘肅與黃河匯合。湟水流域及與黃河合流的一帶地方稱「河湟」。詩中「河湟」指吐蕃統治者從唐肅宗以來所進佔的河西隴右之地。宣宗大中三年（849），吐蕃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歸唐；五年，張義潮略定瓜、伊等十州，遣使入獻圖籍，于是河湟之地盡復。近百年間的戰爭給人民造成巨大痛苦。此詩所寫的「河湟舊卒」，就是當時久戍倖存的一個老兵。詩通過這個人的遭遇，反映出了那個動亂時代的影子。

此詩敘事簡淡，筆調亦閑雅平和，意味很不易一時窮盡。首句言「隨將討河湟」似乎還帶點豪氣；次句說「時清返故鄉」似乎頗為慶幸；在三句所謂「十萬漢軍零落盡」的背景下尤見生還之難能，似乎更可慶幸。末了集中為人物造像，那老兵在黃昏時分吹笛，似乎還很悠閒自得呢。

以上說的都是「似乎」如此，當讀者細玩詩意卻會發現全不如此。通篇詩字裡行間、尤其是「獨吹邊曲向殘陽」的圖景中，流露出一種深沉的哀傷。「殘陽」二字所暗示的日薄西山的景象，會引起一位「頭白」老人什麼樣的感觸？

那幾乎是氣息奄奄、朝不慮夕的一個象徵。一個「獨」字又交代了這個老人目前處境，暗示出他從軍後家園所發生的重大變故，使得他垂老無家。這個字幾乎抵得上古詩《十五從軍征》的全部內容：少小從軍，及老始歸，而園廬蒿藜，身陷窮獨之境。從「少年」到「頭白」，多少年的殷切盼望，俱成泡影。

而此人畢竟是生還了，而更多的邊兵有著更其悲慘的命運，他們暴骨沙場，是永遠回不到家園了。「十萬漢軍零落盡」，就從側面落筆，反映了唐代人民為戰爭付出的慘重代價，這層意思卻是《十五從軍征》所沒有的，它使此絕句所表達的內容更見深廣。這層意思通過倖存者的傷悼來表現，更加耐人玩味。而這傷悼沒明說出，是通過「獨吹邊曲」四字見出的。邊庭的樂曲，足以勾起征戍者的別恨、鄉思，他多年來該是早已聽膩了。既已生還故鄉，似不當更吹。卻偏要吹，可見舊恨未消。這大約是回家後失望無聊情緒的自然流露吧！他西向邊庭（「向殘陽」）而吹之，又當飽含對于棄骨邊地的故人、戰友的深切懷念，這又是日暮之新愁了。「十萬漢軍零落盡」，而倖存者又陷入不幸之境，則「時清」二字也值得玩味了，那是應加上引號的。

可見此詩句意深婉，題旨與《十五從軍征》相近而手法相遠。古詩鋪述豐富詳盡，其用意與好處都易看出；而「作絕句必須涵括一切，籠罩萬有，著墨不多，而蓄意無盡，然後可謂之能手，比古詩當然為難」（陶明濬《詩說雜記》），此詩即以含蓄手法抒情，從淡語中見深旨，故能短語長事，愈讀愈有味。

（周嘯天）

曾春木丁母憂

菲華利未素惹防火會訊：本會諮詢委員曾春木先生令萱堂李秀錐老伯母，不幸於二０二０年六月廿六日上午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九十有七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願老伯母榮登極樂，一路走好！勉其家屬節哀順變。

王尚捷逝世

和記訊：僑商王尚捷先生（原籍晉江金井丙洲）不幸於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早六時五十一分壽鄉於崇基醫院，享壽六十八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2-CHRYSANTHEMUM）靈堂，擇訂於七月四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施養淼逝世

旅菲潯江公會訊：本會大埔鄉族親施養淼老先生，即族親施正輝，雅莉賢昆玉令尊，於二O二O年六月廿五日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三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因非常時期，儀式從簡，靈體於六月廿六日火化，靈灰安奉於嗎拉汶華藏寺。

本會聞耗，經已派員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助有關事宜。

陳文景丁憂

菲律濱洪門秉公社訊：本會陳外交主任文景大哥令尊陳祥軒義老伯父，不幸于二０二０年六月二十三日，壽終於香港伊利莎伯醫院，享壽八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擇訂於二０二０年吉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於九龍紅磡暢行道萬國殯儀館二樓福海堂設靈，翌日上午十時出殯。

本社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藉表哀悼，以盡花亭之誼。

菲律濱中國洪門進步黨大岷北區支部訊：本支部副監事長陳文景大哥令尊陳祥軒老伯父，不幸于二０二０年六月二十三日，壽終於香港伊利莎伯醫院，享壽八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擇訂於二０二０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於九龍紅磡暢行道萬國殯儀館二樓福海堂設靈，翌日上午十時出殯。

本支部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藉表哀悼，以盡洪誼。

訃 告

王尚捷 （晉江金井丙洲） 逝世於六月二十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2-CHRYSANTHEMUM）靈堂 出殯於七月四日上午十時	**陳祥軒** （晉江永和） 逝世於六月二十三日 設靈於香港九龍紅磡暢行道萬國殯儀館二樓福海堂 出殯於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
王文對 （晉江羅山下埔鄉） 逝世於六月二十五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舊廈樓下IMPERIAL STANDARD靈堂 出殯於六月三十日上午七時	**施榮澤** 逝世於六月二十五日 現停柩於香港殯儀館 出殯日期另訂
曾李秀錐 逝世於六月二十六日 出殯日期另訂	流芳百世

莊金時老先生千古

典範永存

張少偉 拜輓